

人间物语

灯下书

## 又见条子泥

姜桦 文 |

又去了一趟条子泥。

条子泥是位于江苏东部沿海的一大片滩涂地。盐城黄海湿地是世界自然遗产地，而条子泥正是这片遗产地的“核心”。滩涂上那艘搁浅的渔船，那些赶海小取的渔民，那一群手持铁铲、满脸泥巴追着潮水捡拾海贝的孩子，时时在我眼前浮现。

在三水滩旁边一家叫做“巴斗渔娘”的餐馆里，吃了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鲜”的“文蛤”，那深入口腔内部的海鲜余味历数日而不绝。那来自海滨湿地的风景和食物，皆是大地的恩典与慈悲。

去条子泥是参加一年一度的“条子泥诗会”。条子泥有海，有黄海潮，有无数的鸟。无数只鸟儿从四面八方飞来，在此落脚，栖息、繁殖，更多是中转，于是条子泥成了著名的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来到条子泥，耳边有不停的轰鸣声，那不是飞机在飞，是数百万只鸟儿掀起的鸟浪，是无数飞翔的生命在同一片大地上的欢唱。

条子泥诗会已经举办过三届，每一届诗会，都激情、生动、浪漫，充满创意与无穷的想象力。以大海与蓝天为背景，第一届条子泥诗会的诗会现场，海鸟在天空飞舞，蜉蝣在眼前横行，跳跳鱼在脚下蹦蹦跳跳，四位皮肤黝黑、精瘦壮实的老渔民在泥泞的滩涂上唱响原汁原味的渔歌号子，临时搭建的舞台连着海底河湾，刚刚退去潮水的滩涂成为世界上最大，也是独一无二的舞台。也曾经把诗会现场移至海堤西侧的“720”高地。海堤高耸，大地芬芳，火红的盐蒿草铺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红色地毯。深秋火红的荒野，歌声、风声、朗诵声相互重叠，阳光、笑脸、人影彼此辉映。“720”高地，那是东台人留给万千飞鸟栖息生活的天堂。

今年的这一届诗会持续三天，除了重头戏的诗歌对话和朗诵会，采风是必不可少的内容。那天上午，一行人冒雨去了“川水湾”，那里是江苏乃至全国沿海湿地修复的典范。几年前，大量的互花米草曾经无情地吞噬了这片土地。如今，经过连续多年的整治，川水湾生态修复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。滩涂辽阔、整洁，风不请自来。负责接待的姑娘告诉我，条子泥的脚下就是黄海，大海的那边就是韩国，飞机从盐城南洋国际机场起飞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首尔。条子泥的大海上飞舞着各种鸟儿，那些鸟儿，有很多就是从韩国和日本飞来的。鸟儿们的话，你听不懂，但是将无数交织在一起的鸟鸣翻译成人类的语言，大意都是“好呀好呀”！

“好呀好呀！天空和大海好呀好呀！”

“好呀好呀！美丽的条子泥好呀好呀！”

还有从天南地北、四面八方赶来的观光客——“好呀好呀，亲爱的朋友好呀好呀！”

车载音响正在播放乡村音乐，怀旧，有羁旅的忧伤，像是专门为条子泥写的——我，也是一个旅人。

又一次来条子泥，正赶上涨潮。无边无际的大海咆哮着掀起一个又一个浪头，每一个浪头都不一样。就像我眼前的那一头头奔跑的麋鹿，它们奔跑的姿势和步幅也都不一样。以前只有在大丰麋鹿保护区才能看见的麋鹿，如今正奔跑在条子泥滩涂上。在条子泥滩涂，在“720”高地，即便不使用望远镜，我们也能看见麋鹿。它们穿梭于刚刚退潮的滩涂，出没于茂密的草丛，觅食，嬉戏，或者

在浅水沼泽中来一次快速奔跑。在川水湾生态修复现场，黄土地上随处可见麋鹿的新鲜粪便，有一次，几头麋鹿竟然直接走到我们的身旁。条子泥与大丰麋鹿保护区毗邻，隔着一道护栏就是著名的野鹿荡，那里是野生麋鹿生存繁衍的领地。如今，数百头麋鹿离开了野鹿荡。穿过那片曾经圈养它们的海边树林，来到退潮后的条子泥，它们不顾一切地突破围栏，倾巢而出，只是因为看到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。奇怪的是，这一群群野鹿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。那些同行者，他们似乎只关注条子泥，只关注大海——你看，大巴车刚刚在海堤上停下，他们就径直冲下了海堤。那阵势，像极了大海在落潮。

条子泥滩涂，浅水沼中奔跑跳跃着被誉为盐城“吉祥三宝”之一的勺嘴鹬（另外两种是丹顶鹤和麋鹿）。勺嘴鹬体型不大，其个体仅有十岁小孩拳头一般大小，因嘴巴像盛饭的勺子，又被人们形象地叫做“小勺子”。勺嘴鹬属于极危鸟类，每年都长途飞行到盐城滩涂，来到这片叫做“条子泥”的地方，停歇，换羽，再振翅远去。带着一把勺子走东串西，飞南飞北，勺嘴鹬其实更像是一个吃货。只是，与更多“吃货”不同的是，这些勺子们懂得，只有不停地奔跑忙碌，才能有最幸福的生活。

勺嘴鹬在滩涂上奔跑，时不时地回过头，那憨态十足的样子真是有趣极了。

正是这样的一只勺嘴鹬，被一同来参加条子泥诗会的朋友创意设计成了一只名叫“盐小勺”的玩偶。

娇小、机灵的“盐小勺”，身上布满亮晶晶的水珠。

比那水珠更加明亮的，是鸟儿那一双不停转动的眼睛。

关键是，这只小小的玩偶能够发声，它能模仿人类的声音，将人们刚刚写出的文字，分行，吟成诗，唱成歌……



家园系列

摄影 搞活

## 山芋情结

王洁平 文 |

那天在马山“农家乐”午餐，山乡里的农家菜熟悉的味道，格外亲切。席间，一盆清炒山芋藤，碧绿生青；一个竹匾里，盛满煮熟的芋头、南瓜、山芋和土豆，好讨人喜欢。赶紧挑了块黄心山芋吃起，软糯甜香的滋味，勾起关乎山芋的记忆和眷恋。

山芋是普通不过的粮食作物。以前的江南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山芋。记得小时候，我跟着外婆生活在城西郊外。屋后有一个池塘，池塘边就种着一片山芋，那是别人家种的。一到秋季，山芋地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“打卡地”。悄悄地溜进山芋地，手握小铲或竹片，轻轻一挖就出来一个“胖娃娃”，塘里洗洗，吃将起来，渗着白汁的山芋，脆脆的，嫩嫩的，吃到嘴里甜甜的。

外婆知道我喜欢山芋，常买来在灶膛里煨熟给我吃。放学后，坐在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，边啃着山芋，边做着作业，那光景似乎还在眼前。其实那时吃山芋是为了解决饥饿。像我这把年纪的人都会记得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，山芋干因高产耐储的特性，成为城市居民补充口粮的主要替代品。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大米中，常按比例搭配山芋干；山芋干蒸米饭，山芋干煮粥，磨成粉和小麦面混合制作山芋饼，山芋常常担当起了主食的角色。

1969年冬季，母亲带着我们弟妹四人去了苏北大丰县。那里主要种植棉花和玉米，沙质土壤也适宜种山芋。翌年春天，土墙茅屋的新居落成，还分得“一亩三分地”在屋前屋后，母亲便带着我们在自留地里种菜种豆种山芋。母亲虽是城里人，可很快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，不论啥活跟老乡们一学就会。记得种山芋是这样的：挑选表皮光滑、无病无伤的山芋，置入向阳地块的苗床，施上羊粪等有机肥料；在春天雨水滋润下，苗床上不久便蹿出一株株禾苗；小心翼翼地剪下苗来，插入泥床；小心翼翼地浇水培土，好有一种仪式感呢。田垄上，一排排绿色的山芋苗随风轻轻摇曳。山芋对于生长环境不是怎么计较，生命力却旺盛得很。盛夏里的山芋藤蓬勃生长，且为大地铺上一幅幅葱绿的景象。这时候山芋也进入分蘖期。为了让山芋多生茎块，需要翻藤；七八月份闷热的中午在山芋地里翻藤，汗水总是湿透了母亲的衣裳。

山芋藤叶在田垄上交织蔓延，山芋茎块在泥土里悄悄生长。即便时至金秋，成熟的玉米已挂在枝头垂首，满田的棉花已绽开白色的花朵，山芋依然守着自己茂盛的绿叶，不肯轻易告别。非要等到第一场寒霜降临，叶尖才逐渐低垂。霜打过后的山芋更甜呢，这也许正是霜降节气的意义吧。

到收获的季节了，只见山芋田垄布满蛛网般的裂纹，锄头轻落间，紫红色的山芋便次第显现。我们蹲在田里捡拾山芋，有的个儿特别大，有的一串好几个，那可爱的模样，直让我们沉浸在丰收的欢快之中。自家田里长出来的山芋特别甜呢，母亲会在煮玉米饭时蒸上几个山芋，我们兄妹几个争抢着，吃得也不亦乐乎；也会把山芋和玉米粉一起煮粥，那是伴随我们多年的早餐，熬饥啊。那时农家都是以棉花、玉米的秸秆当柴火，在柴火灶膛里煨上几个山芋，更添几分浓香。到了冬季，当地人们都会把一部分山芋置入窖里珍藏，那是为来年春耕春种做准备。春耕大忙饿得慌呢，山芋担当大任；啃上两个山芋，吃上两块玉米饼；填饱肚子，才扛得住在田里从天蒙蒙亮干到披星戴月。

时光变迁，山芋在生活中的“角色”悄然变化。过去，吃山芋是为了填饱肚子，现在吃山芋则是因为美味、养生。山芋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依然深受人们喜欢。前几天家里买来几斤山芋，那色泽好诱人，放在饭锅里煮熟后散发的自然甜味和令人愉悦的口感，依然那么熟悉。深秋桂花香里，把山芋切成小块和红豆一起煮汤，添入些许红糖和桂花，香甜可口，软糯细腻，绝对是一道上乘的点心，一餐承载着乡愁的“下午茶”。当然，用山芋做菜亦有多种做法，且道道精彩。我喜欢吃的是葱爆山芋，分外香甜；山芋蒸排骨，鲜美温润；吃得满足之时，心里在默默感谢土地的馈赠。

初冬时节，街头又飘来阵阵烘山芋、烤红薯的味道。不曾忘记，那时“炉子车上放，红薯烤金黄。伴着叫卖声，食客四围抢”的场景。现在在有铁皮大桶里烤的，也有用电烤箱烤的，走过烘山芋摊点，人们总是闻香驻足。微信扫码，买得一个烘山芋，捧在手里，又是吹又是拍，热乎乎的烘山芋已把一份暖意传递到了心田。刚出炉的烘山芋要数那层皮最香了，尤其是稍稍烘焦、连皮带些肉的那层皮，还带着甜甜的焦糖味道，赶紧吃来。掰开山芋，金黄，甜香，边走边吃着烘山芋，恰成了一道别样的街景，我更想说这是冬季里的第一份浪漫。

前段时间，在追一部名叫《生万物》的年代剧，抒写的是老农民们对于土地的敬畏和依恋，常常为剧情感动，常常想起稻田里那低垂的稻谷、生产队场上堆满如山的玉米和那柴火灶膛里煨出来的山芋……烘山芋的香气依然在巷间飘荡，烘山芋的味道依然在心田洋溢。这香气，是土地的呼吸；这味道，是岁月的记忆，更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变的乡愁和眷恋。